

律  
隸  
初  
書

續東坡志林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一

唐陝東道大行臺部尚書柱國樂寧郡開國公臣溫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同校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  
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  
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  
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  
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

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  
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至鴈門爲突厥  
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  
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  
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  
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  
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  
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勅敵者也今  
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群盜所

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  
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  
懷惠在茲一舉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  
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  
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難便  
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  
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  
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慙色無警夜巡晝  
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

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  
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  
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  
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  
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  
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  
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  
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  
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司

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  
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  
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  
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  
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  
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  
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  
太原留守仍遣獸唐諱  
虎字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  
高君雅爲副帝遂弘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

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  
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  
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  
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  
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  
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  
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  
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  
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



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闔  
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  
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  
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  
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  
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  
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  
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  
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

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  
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  
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  
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  
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  
突厥所敗旣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  
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

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  
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  
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  
早起兵者願爾兄弟未集耳今遭姜里之厄爾  
昆季湏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  
爲英雄所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  
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  
繫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  
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誠以卜

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  
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  
兵馬討掩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  
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  
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顏將宿於城西門樓  
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  
時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  
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  
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暮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  
一而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  
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  
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  
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  
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  
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

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  
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  
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  
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  
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  
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  
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  
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  
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二月己丑馬邑

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群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駢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

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  
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  
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  
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湏預部分惟諸公斷之  
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  
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  
已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  
未有闕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  
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



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賦  
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  
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  
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  
家之利見則湏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  
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  
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  
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群情疑駭帝若不  
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懽而聽命帝以王威兼